

小皇帝的教科書《帝鑑圖說》 及其版畫藝術（上）

劉美鴻 總務組組員

一、緣 起

明神宗朱翊鈞（1564-1620）即帝位時，年僅10歲，對於一位玩心尚重，心志未定的小孩而言，賦予統治天下的重責大任，實在是一件「不堪負荷」的事情。因而除了兩宮皇太后外，受遺詔輔政的大臣，其責任也就分外吃重。除了必須安治萬民，更須教育君主，使之成為「崇法親賢，愛民節用」的明君。在這方面，首輔張居正確實善盡了啓導輔弼之責。他在主持「日講」和「經筵」時，規律嚴明，絕不懈怠。教學內容包含經學、書法和歷史，其中歷史部分不外乎歷代興亡史實及祖宗創業艱難故事。爲了達成明代統治者重視「以史爲鑑」的教育傳統，張居正和呂調陽共同將一則則的歷代帝王史事編纂成圖文並茂的《帝鑑圖說》，以作為小皇帝的教材。

二、圖書篇

帝鑑書百十七則

全書收錄117則內容包括善惡二類的故事。

1. 聖哲芳規 收錄堯舜以降至宋哲宗等歷代明君思賢若渴、從諫如流、勵精圖治、廣施仁德、尚儉戒奢、勤學好問、問民疾苦等「善可爲法」的故事81則。如論及宋太宗知人善任與廣納諫言的「引衣容直」（圖1）。

2. 狂愚覆轍 主要敘述夏太康至宋徽宗等昏君暴主勞民傷財、荒淫怠政、殺賢拒諫、奢侈腐化、玩物喪志而終致自取敗亡等「惡可爲戒」的故事36則。如談及周幽王荒淫無道、兒戲軍事的「戲舉烽火」（圖2）。

每則故事前有圖一幅，後錄傳記本文，其後再以當時的白話文註解故事內容。爲了吸引小皇帝的閱讀興趣，故事前的插圖可謂繪刻巧妙，活潑生動，彷彿現代兒童讀物的插圖，藉著看圖說故事的方式，將故事情節融入圖畫中，使效果倍增。卷前所附隆慶六年（1572）十二月張居正等〈進圖疏〉的疏文中提到：「善爲陽爲吉，故數用九九；惡爲陰爲凶，故數用六六。」由此可知，善的榜樣選「九九」81則，係取其長長久久，萬古流芳之義；而惡的典型選「六六」36則，是希望引以爲戒，從此六六大順，避凶趨吉。

張居正褒貶互見

張居正，字叔大，號太岳，湖北江陵人。明神宗感念其萬曆初年輔佐有功，卒時謚文忠。一般人或以其籍貫稱張江陵，或以其謚號尊稱張文忠公。他生於世宗嘉靖四年（1525），卒於萬曆十年（1582），享年58歲。

居正一如歷代名人，出生時有異徵。傳說他是母親懷胎12個月才生下的成熟寶寶，且在出生當晚，因曾祖父夢見白龜，所以就取名白圭。或許是因懷胎時間較長，發育健全，因而自幼即聰穎絕倫。2歲能認字，5歲入學讀書，12歲便中秀才，真可稱為神童。當時知府李士翱十分賞識他，讚譽他將來足可為帝王之師，為之改名「居正」，期盼他能「居天下之廣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；得志與民由之，不得志，獨行其道」。從此便以「居正」名世。

居正13歲應鄉試，巡撫顧璘奇其才情，但為了不讓他年少中舉，徒增狂妄，自毀前程，因而故意讓他落榜，以增加磨鍊機會。不過，仍解束帶相贈，藉寓宋相呂蒙正之於富弼十餘歲時，一見即知其勳學必在己上之深意。

其後於嘉靖十九年（1540）中舉人，廿六年登進士，入翰林院。穆宗隆慶元年（1567）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，並晉至太子傅、太師。穆宗駕崩，神宗即位，受遺詔與高拱、高儀輔政；後高拱致仕，高儀逝世，居正成為首輔，獨柄政權，當時次輔尚有呂調陽。

從萬曆元年（1573）至十年間，由於皇帝年幼，兩宮皇太后的充分授權，居正大刀闊斧，積極從事各方面改革，確也頗有績效，如：教育君主、制馭宦官、厲行法治、整飭政治、整頓學風、振舉武功、節制親貴……等等，著名的「一條鞭法」，對於改革明代徭役的流弊，更見成效。而居正的知人善任、獎勵有方、信賞必罰等原則，更為他建樹偉大的政績。

明代中葉以後逐漸衰微的政治，在居正掌權的萬曆初年，確實呈現了中興的氣象。可惜，彷彿曇花一現，一如諸葛孔明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的精神，隨著先生積勞成疾，以致抱憾而終，明朝最後仍不免走入亡國之途。

綜觀居正一生，雖然建樹不少，但因其負氣恃才，不免剛愎自用；為了鞏固權位，去除異己，不惜拉攏司禮太監馮保，因而有人說他：「上傲君主，而下卑於馮保。」這不能不說是他一生的遺恨。尤其死後竟遭受到馮保的牽連，加上反張派人士的極力復仇，被抄家、奪官，甚至奪謚。直到熹宗天啓元年（1621）

，曾孫張同敞上疏爲之申冤奏准，始復原官，崇禎朝（1628-1644）才復諡號。

呂調陽淡泊名利

呂調陽，字和卿，號豫所，桂林人。他生於明武宗正德十一年（1516），卒於神宗萬曆八年（1580），享年65歲。由於朴忠受知，諡文簡，後人尊稱爲呂文簡公。

傳聞調陽出生時，母親張夫人夢見巨蟒爬入室內，此乃異常徵兆，是善是惡，不得而知。後調陽生而早慧，於是母親斷定他將來必能出人頭地，穿上蟒衣，成爲朝中大臣。

調陽自幼好學，博覽史傳典籍，爲文令人稱奇。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19歲中舉，廿九年登進士，授翰林編修。他另一值得稱善的是：事親至孝。在迎接雙親至京師居住期間，除親自侍奉進食，且表現和顏悅色，令雙親大悅。有次雙親夜寢中煤毒，他從睡夢中驚醒，冥冥中好像有人拉他起來，待他入室內查看，發現雙親已僵臥，奄奄一息，他趕緊以冷水從雙親頭上澆下，才使之甦醒。後來有人說：是因爲調陽孝行感動天。

穆宗時，調陽曾任侍講經筵，而每次輪到侍講，輒先齋戒沐浴，期望能以精誠感悟皇帝，且授引經傳，闡列古義以規正時政，頗得帝王歡心，時嘉許之。後因修世廟實錄有功，官拜禮部尚書。又因對典禮多所釐定，如不讓諸藩王外戚踰越禮制，諸大禮頒布施行，頗受好評。神宗時進文淵閣大學士，與張居正同心體國，共同輔佐神宗。入相六年，多處於居正之下，未有太多意見，即便居正返鄉葬父三個月，其亦被告誡「大事不得專決，應馳驛江陵，聽張先生處分」。由此可知，二人雖同入閣，孰掌實權立現。

調陽性喜淡泊，「雖被蟒玉，未嘗去澣衣」，時時上疏乞求告老還鄉。故而其一生雖是平步青雲，扶搖直上，但他卻未因此沖昏頭，反而謹言慎行，功成不居，身後仍受尊崇。

版本眾流傳遠廣

本書編纂目的，原爲提供教導帝王的教材，由於圖文並茂，當張居正等進呈萬曆皇帝，頗得皇帝的歡喜，下詔「宣付史館，以昭我君臣交修之義」，並賜居正銀幣，以爲犒賞。書則於萬曆元年（1573）正式刊行。由於本書可讀性高，又深具教育意義；加上明朝無論藩府或是坊間皆喜愛刻書，或是收藏，或是饋贈，其因不一而足。版本因而眾多，並藉以廣爲流傳。

目前本館特藏組收藏有明萬曆元年刊本、明萬曆元年金陵書坊胡賢刊本、明萬曆三年（1575）雲南監察御史郭庭梧刊本及明萬曆刊本等四種版本。其中明萬曆刊本，無論是字體或是插圖，與萬曆元年刊本均不相同。本文探討以版畫藝術為主，對於版本的選擇尤其重要。因為早期的刊本較能呈現原來的風貌，而往後的刊本覆刻必失其真，更遑論多次翻刻之版本，將與原貌相去甚遠。如現代亦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及遼寧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兩種版本，但都無法現原貌。

本文所述以明萬曆元年刊本為主，版本間之圖文差異，非探討的重點。對於版本研究有興趣者，不妨親臨本館善本書室，仔細比較研究，或能得到意外的驚喜。

（待續）

圖1 聖哲芳規 引衣容直

敘說宋太宗因為寇準奏事，意見與己不合，怒而起身欲罷朝回宮，寇準卻向前拉著太宗龍袍，請其回御座，待所奏之事解決後才退去。之後太宗非但未怪罪，反而讚嘆道：「朕得寇準，就好像唐太宗得到魏徵一樣啊！」圖中太宗起身離座，未料寇準向前跪下並拉著龍袍不放，太宗被這突如其來的動作嚇一跳，回首一探究竟。一個跪又拉，一個欲走還回首，再加上一旁的侍衛與臣子們均視若無睹，好似沒有任何事發生一般。所有人物無論表情或動作均栩栩如生，維妙維肖；而此亦足以說明太宗與寇準間不尋常的君臣關係——臣敢言，君納諫。

圖2 狂愚覆轍 戲舉烽火

謂周幽王寵愛褒姒，為博得不愛笑的褒姒一展笑顏，竟不惜把戰爭上防禦的警訊——周朝遇到犬戎入侵，便在驪山的烽火臺點燃烽火，請求諸侯援助——當作遊戲，來戲耍諸侯。圖中幽王帶著褒姒登坐烽火臺，命令士兵點燃烽火。狼煙沖天燃起，各路諸侯們依約十萬火急的率領大批人馬前來救援，隨時準備大戰保駕，呈現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氣氛。樓臺上的褒姒見到諸侯的大軍真的被騙前來，且模樣十分狼狽大大開心。從圖下方諸侯大軍快馬奔馳而來應戰的緊急情況，對應圖右上方因戲耍成功而歡天喜地的氣氛，不協調中流露出古代暴君的荒淫無道。